



人民音乐出版社
PEOPLE'S MUSIC PUBLISHING HOUSE

〔德〕花映红 著

孟小冬

〔德〕花映红 著

孟小冬

人民音乐出版社
PEOPLE'S MUS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孟小冬 / (德) 花映红著. —北京 :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103-036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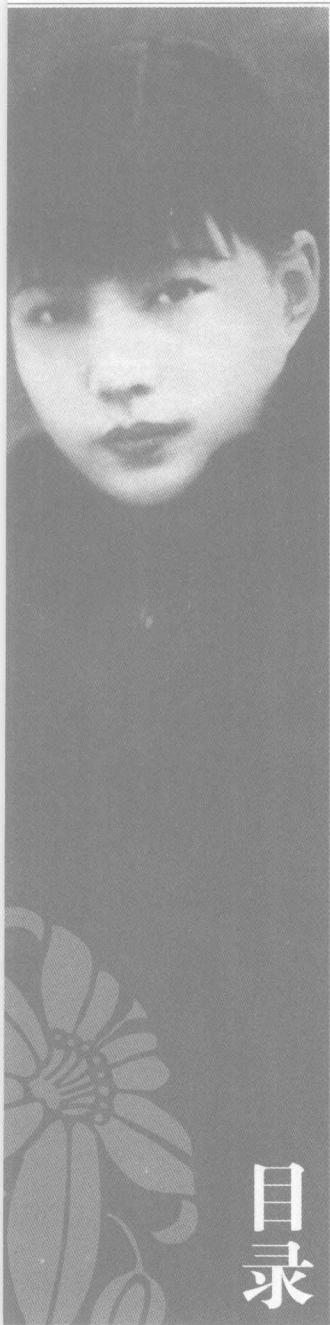
I. 孟… II. 花… III. 孟小冬 (1908~1977) - 传记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64490号

策 划	刘 佳
责任编辑	刘 佳
整体设计	李 响
出版发行	人民音乐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2号
邮政编码	100036
网 址	www.rymusic.com.cn
邮 箱	rmyy@rymusic.com.cn
印 刷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787×1092mm 特16
印 张	17.5
版 次	2009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0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册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部联系调换。电话:(010)68278400



引子 寻梦

壹 卯时 日出听梦

- 16 第一折 龙凤双洗盆架
- 19 第二折 轿子胡同“8”号
- 21 第三折 相思鸟
- 26 第四折 余叔岩
- 36 第五折 国色天香

貳 巳时 隅中说梦

- 46 第一折 东四孟府
- 57 第二折 灌唱片
- 65 第三折 二格格
- 69 第四折 重庆来客
- 71 第五折 余门立雪

叁 未时 日昃品梦

- 85 第一折 侄女“大俊”
- 88 第二折 屏风、暗屉与梅瓶
- 90 第三折 云遮月
- 95 第四折 大玉子

肆 戌时 黄昏戏梦

- 102 第一折 遇上梅兰芳
- 108 第二折 邀约《四郎探母》
- 110 第三折 梅 党
- 121 第四折 兼祧两房
- 131 第五折 梅孟之恋
- 136 第六折 谋计联姻
- 140 第七折 新婚燕尔
- 151 第八折 刘喜奎
- 158 第九折 《游龙戏凤》

伍 亥时 人定惊梦

- 168 第一折 横刀夺爱染命案
173 第二折 梅党倒戈
177 第三折 天津飚戏
181 第四折 浪漫爱旅
186 第五折 贵妃醉酒
197 第六折 名 分

陆 子时 夜半析梦

- 203 第一折 噩 耗
208 第二折 角 逐
221 第三折 吊孝受辱
225 第四折 尺寸光阴
228 第五折 胎 约

柒 丑时 鸡鸣解梦

- 237 第一折 女儿误
241 第二折 石榴树

捌 寅时 绝唱空谷闻

- 252 第一折 梨园冬皇
254 第二折 谢 幕
256 第三折 凝晖遗音
257 第四折 只有香如故

尾声 追梦

孟小冬生平纪事年表

引子 寻梦

花映红以“孟小冬私宅第三代女主人”的身份入住轿子胡同

手机铃音很动听但不顾场合的响了。

我正倚靠着齐胸高的户籍登记大理石面柜台，拿着护照、房产证和土地权证，等着妙龄警花开一张居住证明。

“国籍？”她眼皮没抬一下地问。

“德国”。

彩铃很帮忙，坚持不懈地唱着，好像在为我鸣不平呢。

“不好意思，接下手机”，还未说完“不好意思”，已经按下了通话键。

一位大娘慈祥厚实的京韵传入耳鼓：“是花女士吧，我是孟俊侠。居委会罗主任给我来了电话，说您查问我姑姑孟小冬的宅子。”

“对对对，孟大娘。”

就在半小时前，我还去了东四三条的居委会，按着《梨园冬皇孟小冬传》中关于孟家后人的线索，打听孟家人。孟俊侠，孟小冬的亲侄女。

罗主任说：“三条是有孟俊侠这个人，不过她早就搬走了，我们也不便告诉你。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孟小冬的，这样吧，你留下联系方式，我问问她，如果有这回事，由她决定是否给你回电吧。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

我道谢后径直来到这个派出所。

“哪儿的宅子啊？”孟大娘问。我心中暗叹，果然如周老伯所言，大艺术家，好多房产啊。

我忙答：“轿子胡同6号和8号。”

大娘迟疑了一会，无语。我的心怦怦乱跳，看来不是啊。

“轿子胡同的，你说的是新门牌号吧！”

原来她是耽误在门牌号的记忆里啊，霎时间我好似抓到了救命稻草，沉底的人挣扎出水面，有了新的希望。

孟大娘仍在电话中对我这个陌生人念叨：“我只记得老门牌号啊！好像是35号院和36号院，反正姑姑买下后带我去的，我记得，”她顿了一下：“从东四三条西口出去，进窄窄的轿子胡同东口，然后右拐走到头，再左拐一点，路北就到了。那是两个并排的小院，不大。前面的轿子胡同，进口太窄不能进车，但姑姑说要坐车的话可以从钱粮胡同进。”

我忍不住激动地插话：“哎呀，我也开车的，第一次看房我就说了这同样的话！”，六十多年来街道走向没变，使得我和孟小冬当年的口吻保持了高度一致！

孟大娘说她是家中长女，与姑姑一起生活了18年，是晚辈中接触孟小冬最多的。我找她问，还真是找对人了。1940年的一天，孟小冬曾告诉她新买了院子，带她去看看玩玩。

我因欣喜若狂而失语片刻，终于迸出一个短句：“我在派出所，不方便，

晚上回电。”一言既出，后悔不迭。大娘肯定迷惑，该不是我在公安局犯了事。

放下手机，愉悦的花瓣令全身心舒展。扫兴地是，警花把单子半递半扔出来：“办完了，看看内容都对不对。”

我扫一遍单子，“临时居住证明？”

我对她叫道：“我要长期居住证明，听说投资四合院有政策的，可以迁入户口的呀！”

她用一种“内行对外行”的自信眼神看了我：“老外只能办临时居住证明，知道吗？不管你住多久，没有户口！”

好把，好吧，我折起证明，安慰自己，花映红，你现在自己宣布以“孟小冬私宅第三代女主人”的身份入住轿子胡同吧！抬腕看表，2007年8月23日的下午四点。

此刻，我踩出的脚印是重叠着孟小冬几十年前的脚印，
又有几个人能有这番幸运呢？

因为一个偶然的传说，我寻梦，
一定要将童话变成真实。



我快步走向当年的孟小冬私宅旧址。青砖灰墙上镶嵌着一块汉白玉，上刻着三个隶体字“轿黄府”。轿子胡同的冬皇府啊，定做牌子时，皇帝的“皇”有名称管理规定不能随便用，所以就被龙袍的颜色“黄”谐音替代了。

到了，我却站在大红门前发呆。私宅红门的上端，吉祥如意箍头正中的包袱画着一幅“双喜临门”，两只喜鹊在花间枝头叫闹，门楣上有三幅牛皮纸底色工笔画，左右是古人琴棋与书画，中间是一幅民国时期几个小孩嬉戏娶新娘子的画，活泼有趣。四根门簪上写有江南地方崇尚的“福禄寿喜”，而不同于北方胡同内最常见的“吉祥如意”。

我知道，叩响铜环，推开这厚厚的大红门，就能听见一声低沉的吱哑声，分秒之间会让人感到历经了一个年轮的蹉跎。

此刻，我把鞋底在青砖地面上刻意蹭了几个来回，我想像着，那个浑身充满传奇色彩的孟小冬，60年前就在此进进出出，我踩出的脚印，肯定是重叠着她几十年前的脚印，又有几个人能有这番幸运呢？

曾经的梦，一旦实现，都不敢相信。2004年秋至2005年春，我在北京东四北大街附近的轿子胡同，历经长达三四个月的谈判买下了这处房产。该房产的产权人之一周旦生老先生在一次陪我看院子时随意地向我提及，他母亲徐友筠女士是在1950年从京剧女演员孟小冬的胞弟孟学科手上买的这套房产。他唯恐我不识孟小冬其人，又加了一句：她是梅兰芳的妻子。

我原听他这么说，心里涌上一阵惊喜。我是出生于上海的，在20世纪80年代随一位朋友到过著名京剧女老生张文涓的家，听她说起过“孟老师”。但我毕竟是生在红旗下，知道的更多的是有关梅兰芳官方宣传中的那些内容，我想，梅兰芳的妻子应叫福芝芳啊（其实是梅兰芳的第二位夫人），所以周先生加的这一句反而使我起了疑心，我认为他连梅兰芳的妻子名字都说错了，可见这事不“靠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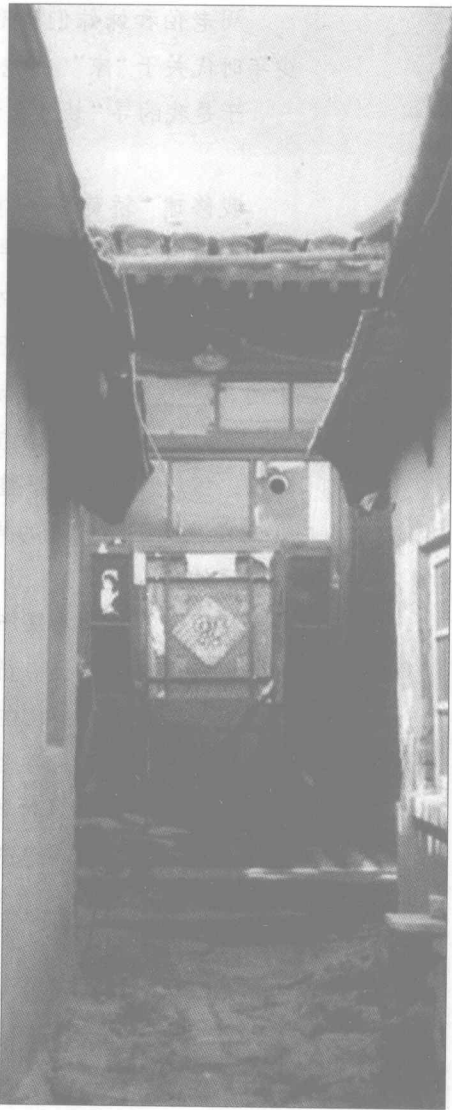
周老伯却没有察觉我的疑惑，仍告诉我，在交易这套房产时他已是一个初中生了，正放暑假，见证了母亲徐友筠购房的过程，他亲耳听见孟

弟说，他姐姐此时已随丈夫杜先生寓居香港，特委托他代为出售的。如果不是孟小冬的房子，他何必要特意解释呢？周老伯反问我。

我问他有什么能证明的，他连连摇头，“文革”中所有房契上交了。没有任何文件！于是，我重燃起来的喜悦也瞬间即逝了。

我对北京的四合院情有独钟，她的古典之美以及该建筑所赋予的特定京味生活方式，令我向往。胡同里的院子日渐稀少，我有些着急。无奈当时政府有规定，只允许北京户口的市民交易院子，所以作为德籍华人的我尽管有心却也无能为力。2004年夏天北京突然开放政策，要引进外资改造老城区，我就立即决定在皇城根脚下圈块地，故宫进不去，做不了“皇帝梦”，但做个泱泱京城的“小地主梦”也够了，当然，我那时绝没想到这“梦”却是孟小冬的“孟”。

即便听了周先生的解释，但凡见过那个院子的人也不能从情感上来认同它曾是孟小冬的闺房，因为周旦生他们早已在60年代被迫迁出了，房子被划为“市公产”，所以当他们因落实私房政策而重归时，看见年久失修的大杂院。危房庭院中原先那两棵美丽的香椿，树干也被石棉瓦的屋顶紧箍着，奄奄一息。



孟小冬旧宅重建前的留影



周老伯和妹妹们已无法面对这样的衰败，他们要维护住这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关于“家”的纯净回忆，唯一的方法就是离开。

于是我的寻“梦”之旅也由此很偶然地开始了。

我修建“轿黄府”（前身为孟小冬私宅旧址）前，将周先生告诉我的所谓原孟宅时期的装饰件和物品如门锁衣钩等小心保存下来。这时我已经十分关注这个宅子传说中的前女主人——孟小冬了。

稍得空时我去向周老伯刨根问底，他是1937年生人，他一再说，出于恐惧不敢保存，所有房契和过户手续在划为市公产时被上交或毁掉，所以他无法给我提供直接证据。年近古稀之年的周老伯慈眉善目，头带毡帽，围脖两端交叉平整地叠在胸前，外套呢子大衣，显得很儒雅绅士，见他真诚而不像说谎的样子，我还是留下一个心愿，我一定要去探秘这个宅子的身份谜底。

周老伯建议我去房产部门查，我于是跑了好几处有关部门，因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档案，公务员们推诿拒绝，我颇费周折，一无所获。

有一天深夜我继续在网上浏览有关孟小冬的所有故事和传说，当我读到“孟小冬的家是在离北京站不远的东四三条”几行字时，顿时感到万念俱灰。我立即告诉了周老伯，他在电话中宽慰我，“她是大艺术家，明星们一般来说是有很多房产的。我对你说的，绝对都是真实的。”尽管他的话有道理，我还是失落了良久。

时光流逝，直到很久以后的一个偶然的场合，在一个拐弯抹角的朋友供职的地产部门，有位温厚敦良的副主任被我说动，在电脑上帮我查阅，他并不知此事对我发现和保护胡同人文故事有多重要，以致日后我给他送些小礼品以表谢意时，还很疑惑地与我保持距离，堪称一位模范公务员！

当他办公桌上电脑显示屏跳出京房产档案 1950 年字第 780 号及 9903 号，那已发黄的影印件上，赫然写着过户双方的名字：孟云鹤、徐友筠，我长舒了一口气。这时的我，对孟小冬的家人名字和住所已倒背如流了，孟云鹤就是孟小冬的母亲，旧社会女人是从夫姓的。而案卷右上角的一句小注：“已发还孟张氏”，更锁定了这个结论，孟母原名张云鹤，嫁入孟家后，就被叫做“孟张氏”。我确信接近孟小冬的私宅身份真相的关键钥匙找到了。

孟小冬是孟家的顶梁柱，家里所有的开销由她包揽，她母亲没有收入，所以应是孟小冬买的房子但挂在母亲的名下。这其中有什么秘密？是孝敬老母的善举？还是明星低调处理个人私产？还是……

在德国大学的法学课上获得好成绩的我，对“证据链”的找寻有一种痴迷。我被万种猜测围困，很痛苦，我决心找到孟家的后人核实真相。

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我似一只德国工作犬，嗅别分辨，
 叨出最接近原貌真相的文字，
 为这部“大片”配像、打上字幕……

深秋的一天，我驱车在机场高速上，车后座上是我家的两位少爷，大少名“马赛”，二少名“雷尼”，他们都有响亮而俗套的中文名字，“黄绶”与“黄添”，喻“顶天立地”之意，兄弟俩前年还上了央视李咏的《非常 6+1》。

各位看官，我是在去探访孟大娘家的路上。

“这叫什么路？”我手握方向盘，往后视镜里扫了后座上用德语打着

笑闹的兄弟两个。

“Flughafen Autobahn!”（德语，机场高速的意思）这两个未成年人永远不会放弃抢答正确答案和炫耀小聪明的机会。

“这叫国门第一道，”我刚看了一部电视剧，里面是这样形容的。这五个字很能显示出中国人在使用形容词上的想像能力。“有意思吧！”我问。

“门？哪里有门？妈妈，收费站那个大 Tor（德语“门”的意思）？”雷尼惊诧。

“不许中德文混着说！”我头疼，他们总是自创这类双拼的话儿，而我要的是纯粹的语言。

老天一下子阴沉下脸来，雨点噼里啪啦地扫射到挡风玻璃上，好像要与我同仇敌忾地斥责说话偷懒的孩子。

“快关天窗！”

蓝色的小车在雨中轻捷似燕，用速度在国门第一道上划出风的痕迹。车尾还贴了一只黑色的蝎子，那是我的星座。

一阵京胡过门响起，马赛前探身子按下开关：“又是孟小冬！妈妈，她唱的谁都听不懂。京剧有什么好听的，一种吼叫的音乐。”他用天生的弹钢琴的修长的手指灵活而快捷地用周杰伦的歌置换掉了孟小冬的 CD。

“这才是好听的音乐。”他俩得意地跟上节拍，但唱跟不上词，马赛说：“他们说，周杰伦的 Rap，中文的中国人听不懂，英文的英国人听不懂。”雷尼闻听此语，乐翻了天了，一遍遍地学舌，后座上一片少年稚趣。

嗨，孟小冬的京剧戏词听不懂，周杰伦的念白，又有几个搞明白的，还是德国人说的，米卢也唠叨过的，态度决定一切。

终于，将车停在亮马桥路的德国使馆学校门口，卸载了我家两位新生代。目送他们的身影消失，我一踩油门，把外形最乏味生厌、服务却最显德国卓越特色的凯宾斯基饭店甩到车后，我请周杰伦下课，车里又响起

孟小冬的《捉放曹》，要不是背景里噪声杂音丈量出几十年的时光屏障，仅听她的声音，就好似她是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人儿一般亲近。音响，活生生地编造幻觉。

认识孟大娘后的这些时光，就是我拧开探寻孟小冬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京演艺与生活这把门锁的日子，我和孟大娘的很多次长谈，所有周老伯说的，都与孟大娘的记忆对上了。我又认识了余叔岩家的后人、与孟小冬大约同时代的京剧老票友们、研究孟小冬的专家们……

一个个画外音都在柔光镜头外给这探幽孟小冬艺术和情感生活的大片配像。而我在不断研读翻阅大量有关孟小冬的书籍和资料时，似一只德国工作犬，嗅别分辨，叨出最接近原貌真相的文字，为这部大片打上字幕。

中秋前夕，我甚至劳请了周老伯和孟大娘的大驾，重返孟宅吃月饼。当孟大娘拄着拐杖细细打量着整修后的院子，不禁感叹道：“真难得！我上次来时还是个丫头呢。几十年了，真快啊！”然后，我扶着她看角角落落，大娘说这个那个和以前一样，我惊讶了，我和孟小冬居然有那么多的审美观是相通的，冥冥之中我感到，她就是在等着我来整理她的私宅，重建优雅的。比如私宅大门原在东南角，我买下时原门道已砌成住房了，大门挪到西边了。修整时我并不知道孟宅原大门位置，却将新大门丝毫不差地安在了原处！大娘说，花女士，看到你为我姑姑所作的这一切，我感到很欣慰。

比起“陈牌”孟小冬，
“花记”冬皇，无疑最原味正宗

车子驶进朝阳区一个普通小区内，随意找个空处停车，不花钱，等

于是对访客不设最低消费，难得友好的物业啊。

孟俊侠大娘住的那幢大楼很高，约有二十层，属于90年代的公房类建筑。楼梯间是简陋的水泥墙，走廊上刷过的墙皮都剥落了，可以说它陈旧脏乱，也可以说它自然，有着斑驳的写实画派意境。电梯一至六层的住户不能用，七层以上的才有权坐电梯上下。

及至我下车时，雨停了，进入楼内的光线强度还可以将台阶照个大概的清楚。我到了孟大娘所住的楼层，一扇防盗门将一截公用走廊封入，门上写着多少号，靠右又有一个小牌子，上写多少号，旁画一个回车键的标志，箭头指着一个电铃。我按一下，照例是孟大娘的老伴，和蔼的赵大爷来开的门。而孟大娘，因为髋部有恙腿脚不便，往往只从室内挪至自家门口，也就是离防盗门五六米远的走廊尽头站着，等我。

我和大娘总是为入座互相谦让一番，然后每次都还是坐在各自的原位上。这是一个两居室典型的平常之家，靠西是一个带阳台的小客厅，十多平米，靠北墙放个圆桌，镂空绣花桌布压在玻璃台板下，孟大娘就挨坐在圆桌的左首，背靠北墙。通常我搬一把椅子就着圆桌坐在大娘斜对面，也方便和她一起翻看桌上孟小冬的资料照片。而牵手孟大娘度过了金婚的赵大爷，坐在圆桌的左边，靠近阳台，在我们谈话间负责倒茶添水、补白释疑、里屋取件以及开门送客。

在这间平淡无奇的居室里，我听孟大娘叙述姑姑孟小冬，听她鲜为人知的生活故事。我曾经幻想着，在引子里，为我的读者营造出浪漫，一如张爱玲《沉香屑》中描述的场景：为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她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她的故事也该完了。

这样的设计后来还是被我放弃了，不知为什么，就是觉得假。也许

张爱玲是小说高手，可以肆意营造想像空间，而我，必须要尊重客观存在。你和我，还是接纳在孟大娘家简陋、不浪漫的场景，聆听孟小冬的故事。虽然这里的一切背景与高雅至尊、名贵奢华无关，但平庸的场合抑或有更强的冲击力。

雨又开始下了，秋雨缠人。

我也缠人。各位看官，为了留住孟小冬生活细节的原生态，我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陷于自责、无奈的彷徨困惑中。孟大娘也同样地在经受过情感的折磨。

她说，花女士，我年纪大了，奇怪了，最近发生的事记不住，可是小时候的事，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好像放电影一样。你每次来吧，走了以后我都整夜整夜地睡不着，我是有神经衰弱的，一回忆起解放前的那些事儿吧，我就不舒服，生活规律也破坏了。但瞧见你，挺真心地写我姑姑的书，又不好意思拒绝你。

我闻得此言，心如虫噬。记得小时候看过日本电影《望乡》，由日本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栗原小卷扮演一位女记者，在偶遇一位早年下南洋卖身的名叫“望乡”的老妇人后，得知她的不平凡经历，为了用文字记录下一代日本烟花女子所遭受凌辱的惨痛历史，女记者也困顿于两难的情感煎熬中！一方面，职业使命驱使她要揭露真相，另一方面，她的使命是要让饱经沧桑的老人再次揭开伤疤，女记者虽于心不忍，又不得不为之！

是我打破了孟大娘平静的晚年生活，我既不想折磨孟大娘，又不愿放弃为后人记录孟小冬的机会。没有人能帮我，我是敏感的、脆弱的。孟家后人一如他们“仁德堂”孟氏家族的耿直朴实的秉性，低调地不张扬地生活着，但孟小冬远居港台未回的事实，在解放后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给他们带来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负面压力。回顾最钟爱自己的姑姑，压抑感时时袭击着孟俊侠，76岁的她，因为我们这些渴望了解孟小冬

的人而支撑着。

雨点敲窗，催促我讲一支转世醒来的孟小冬的故事，不用抢在沉香屑点完前，一定要在陈凯歌的《梅兰芳》上映前哦，比起“陈牌”孟小冬，孟家酿造的“花记”孟冬皇，绝对原版正宗。

孟俊侠大娘坐在我的面前，花白头发，有些方正的脸庞，隐约留有姑姑晚年的面孔轮廓，而她的厚实的有主见的语调声音，逼真到一如录音里孟小冬给大弟子钱培荣说戏时的口音语气。呵，等不及了，亲爱的朋友，我的眼睛现在就是架在的轨道上的镜头，我的眼泪就是沾湿镜头的雨点，雨中镜头模糊的画面再推进时，犹如谷歌巨大的地理搜索引擎，把显示屏上万千像素中的一个小点的孟宅，拉近放大，放大，更大，渐渐地，屋顶、门窗、院中的树、树下的花、花瓣中的花蕊、花蕊上的小蜜蜂、蜜蜂旁边的孟小冬。

遥远的民国时代的孟小冬被激活了。你准备好了吗？穿越时空，和我一起离开这喧嚣纷扰的现代社会，在孟小冬的故事里过一段隐居生活，在那里欣赏一出传奇……